

# 論蘇、日「北方領土問題」之爭議

龍舒甲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約聘助理研究員)

## 前言

今(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九日，蘇聯副外長羅高壽(Igor Rogachev)赴日參加第九屆蘇、日兩國副外長級會議，與日本外務審議官栗山尚一，展開商談。一般認為，有關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正式訪日，及簽署蘇、日和平條約的準備事項是此次商談的重點。①會中蘇方希望在戈巴契夫訪日之前，能締結六項經濟協定，但由於日方堅持須先解決「北方領土問題」，然後才予考慮簽署協定事宜。因此，雙方未能達成協議。之後，蘇聯曾在廿日發出警告，「日本拒絕就一系列雙邊經濟協議舉行會談，將會阻礙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訪問日本的計畫。」②

蘇聯外長謝瓦納澤(E. A. Shevardnadze)曾在一九八六年元月中旬首次訪問日本四天，與一九七六年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訪日已相隔十年。他在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所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對目前兩國的關係而言，「最重大的意義就是雙方堅決同意，重新開啓的政治對話將會繼續下去」。<sup>③</sup>最後，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確定今後繼續進行兩國外長的定期協商和副外長的事務性磋商等。儘管謝氏的訪日，已再度成爲兩國關係發展的新里程碑，但是對於「北方領土問題」，雙方仍存有嚴重的分歧。<sup>④</sup>

戈巴契夫上任後不久，即已認爲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將逐年增加。目前蘇聯的對外活動雖然仍以美國爲中心，但已較以往

註① The Japan Times, March 20, 1989, p. 1.

註②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三月廿一日，頁三。

註③ New Times, No. 5, Feb. 10, 1986, pp. 11-13.

註④ 戈更夫著，「日蘇關係的發展變化」，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三期，一九八六年，頁一三。

更加重視亞太以及其他地區。當今的亞太地區已成為國際政治分析家與觀察家們注視的焦點之一，原因不外乎是蘇聯在亞洲已經採取了主動的外交活動。當中蘇共關係的和緩到了某種令彼此滿意的程度時，下一個排在蘇聯外交活動日程表上的國家正是日本。

然而，就在這次副外長談判前五天，美國與南韓展開了一年一度的「團隊精神」聯合軍事演習，並且還自關島派出九架B—52型轟炸機，在演習過程中進行了模擬核攻擊。結果，造成了北韓的全國總動員。⑥此舉無疑是對蘇聯的亞太政策及其活動澆了一盆冷水。此外，美國又在蘇、日會談當天，發布了美、日兩國將合製F—15戰機，這無異要蘇聯知道：美、日之間的聯盟合作，絕非蘇聯在改善對日關係後就可以突破的。另一方面，布希政府對此型戰機的高精密技術却想保留一手，令日本政府感到窘困不已，凸顯了美、日之間合作程度上的某種矛盾。就此看來，美、蘇兩國今後在東北亞區域互別苗頭的態勢，會因戈巴契夫所推行的和平戰略而顯得更加矚目，而蘇、日兩國今後之關係的發展，亦會因美國的介入而變得更加複雜。本文擬就蘇、日關係中的「北方領土問題」，蘇聯立場的根據與美國的介入，蘇、日兩國的交涉情形，以及蘇聯的「憂患意識」與作法等試作論析。

## 「北方領土問題」的背景

羅高壽三月間的東京之行，因為日本堅持以「政治經濟不可分」為原則，而使會談無具體成就。羅氏返蘇後不久，便在消息報上發表文章表示，蘇、日之間關係的癥結在於日本不想與蘇聯簽訂和平條約，而不是所謂的「北方領土問題」，因為該問題早在一九四五的雅爾達協議及一九五一年份的舊金山和約上已解決了。⑦原來，日本所謂的「北方領土問題」是指，位於日本北海道東北方根室海峽東面的齒舞羣島、色丹、國後、擇捉四個島嶼。⑧二次世界大戰前，它們就一直屬於日本管轄之下，但在日本戰敗後，被蘇聯「佔領」，兩國間的「領土問題」由此而生，因而成為雙方關係一直難以改善的原因之一，和平條約也就遲遲未能簽訂。

註⑤ The Japan Times, March 15, 1989, p. 6.

註⑥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五日。

註⑦ 北方四島包括：一、齒舞羣島，面積一百零二平方公里，該羣島亦包括五小島，即水晶島、秋勇留島、勇留島、志發島及多樂島，五小島之總人口數是五千餘人；二、色丹島，面積二百五十五平方公里，人口在一千餘人；三、國後島，面積一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約七千三百人；四、擇捉島，面積三千一百卅九平方公里，戰前分為藥取、沙那、擇捉三郡，人口約三千五百人。

從有關歷史與地理資料看，這四個島似屬日本。從歷史上來看，這四島的居民是北海道的愛奴 (Ainu) 人，屬於日本的少數民族。據歷史記載，愛奴人曾在一六一五年到北海道向松前藩獻禮，以表臣服。廿年後，日本開始經營北方領土。至一六四四年，日本所繪的全國地圖，已包括千島羣島，它比俄人所繪的同樣地圖要早了將近一百年。由於這四島一直都有日本人居住，一七八四年時，日本人在擇捉島上立牌柱、定鄉制，把擇捉分爲七鄉廿五村，並且開闢了漁場。一八七五年五月七日，俄、日雙方在聖彼得堡簽訂「樺太(即庫頁島)、千島交換條約」，根據此約，日本放棄庫頁島，享有千島羣島之全部。儘管蘇聯常以此約證明這四島歸其所有，但蘇聯在該條約第二款內所列之千島羣島的十八個交換島中，也看不到這四島的名字，這也就說明了當時俄國早已承認四島是日本的領土，而不在交換之列。<sup>⑧</sup>再從地理上看，齒舞羣島與色丹都在北海道東北北方花笑半島的延長線上，自然屬於北海道一部份，而國後與擇捉在地形與植物相方面亦皆屬北海道系。<sup>⑨</sup>

此外，美國國務院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廿日因取銷機密而公布的兩份「最高機密文件」，對千島羣島及南庫頁島的歸屬也有說明與記載：<sup>⑩</sup>

一、關於千島的布萊克斯利最高機密文件：千島羣島可以分爲南部、中部和北部三部份。南部羣是以北海道往北(包括「北方四島」在內)，自一八〇〇年以來，就明確是日本領土，居民是日本人。中部羣是從得撫島向北伸展，這些島嶼橫臥於鄂霍次克海的入口處。(日本)海軍作戰部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所發行的千島羣島便覽內曾作記載。若將新知島的武魯頓灣加以改善，是一個十分理想的良港。在陸軍省情報部所發行的千島羣島報告中，亦提到該灣在千島羣島作戰時具重要性。同時，中部羣所屬各島是通往南部羣的跳板，它具有戰略價值。北部羣主要是由幌筵、占守、阿賴度三個大島所組成，無論作爲漁場還是作爲海空軍基地，都很重要。……蘇聯對北部羣要求強烈，其根據是這些島嶼靠近蘇聯領土，若歸敵國所有，會構成軍事上的威脅；爲防患於未然，希望由自己來統治這些島嶼。……對蘇聯來說，占有北部羣與中部羣，實際上就控制了通往幾乎終年不凍的鄂霍次克海的航路。如果把南部諸島讓與蘇聯作爲永久性解決辦法，將來的日本恐怕難以接受，也就等於把在歷史上、民族上都屬於日本的諸島和有漁場價值的水域從日本奪走。如果把南部再加以要塞化，那將會給日本造成不斷的威脅。最後有三點建議案：一是南部千島羣島爲日本所有；二是將北部及中部千島羣島，置於計畫中的國際機構之下，該組織指定蘇聯爲管理國；三是在任何情況下應予考慮，保持日本在北部羣島水域的漁業權問題。

註⑧ 人民日報國際部編，國際時事百科(一九七九—一九八四)，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頁三二五。

外務省大臣官房國內廣報課編，我們的北方領土，東京：日本外務省，一九八九年三月，頁三七—三八。

註⑨ 同註⑧，國際時事百科，頁三二五。

註⑩ 方運慶等編，現代國際關係史資料選輯，一九一七—一九四五，(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頁三二五—三三三。

二、關於南庫頁島的鮑爾頓最高機密文件：日屬庫頁島的面積是日本本土的百分之九，依據一九四〇年的統計，該地區的人口是四十一萬五千人，也幾乎都是日本人，在經濟上和日本是密切的統一體。日本在一八七五年為換取對千島羣島的全面權利，放棄了對庫頁島的一切要求。但根據一九〇五年的「樸茨茅斯條約」，日本領有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庫頁島部份地區，該條約還規定俄、日雙方均不得在宗谷海峽採取妨礙自由航行的任何軍事措施。一九四二年以後，日本廢除了日屬庫頁島的殖民地待遇，把它直接置於內務省的管轄之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開羅宣言」沒有特別提及日屬庫頁島的問題，但談到「日本亦將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所有土地之外」。……可是蘇聯對日屬庫頁島將會有強烈的要求。蘇聯可能要主張廢除「樸茨茅斯條約」以便南部庫頁島自動歸屬於蘇聯。

## 蘇聯的根據與美國的介入

蘇聯經常強調，它與日本之間的「北方領土問題」，依照各有關國際協定已經解決，並已固定下來。所以不存在領土的爭議。蘇方所持之理由根據，大抵離不開以下之宣言與協定。

一、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該宣言中有「……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佔領的一切島嶼，……」<sup>①</sup>

二、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所簽訂的「蘇美英三國關於日本的協定」（即雅爾達密約）：「二、由日本在一九〇四年背信棄義進攻所破壞的俄國以前權益須予恢復，即：甲、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三、千島羣島須交予蘇聯。……三強領袖同意，蘇聯之此項要求須在擊敗日本後毫無問題地予以實現。」<sup>②</sup>

三、一九四五年七月廿六日的「中美英三國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八、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sup>③</sup>

根據以上之宣言及協定，蘇聯才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對日宣戰，因此「蘇聯軍隊解放了這個地區，包括南庫頁島及千島羣島。」<sup>④</sup>

註① 同註⑩，頁三一六。

註② 同註⑩，頁三六九。

註③ 同註⑩，頁四五二。

註④ Yevgeni Prokhorov and Leonid Shevchuk, "Japan's Territorial Claims to the USSR",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No. 2, 1989, pp. 43-47.

另外，蘇聯所強調的立場，似可利用另一項根據加以瞭解。蘇聯前外長葛羅米柯在其著作蘇聯外交政策中寫道：「美國的軍隊代表盟國佔領了日本……，把日本領土變成了自己的軍事基地。……美國與其帝國主義同盟破壞了協議好的戰後調解條件，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與日本簽訂了單獨的『舊金山和平條約』。……條約對歸還南庫頁島與千島羣島給蘇聯……一字未提。」<sup>⑮</sup>其實，在舊金山和約的條文規定裏，對於千島羣島的範圍並沒有做明確的說明，又因為與會各國對日本所宣布放棄的領土範圍無法達成協議，以致也未曾明文規定這些領土屬誰所有。由於沒有邀請中共參加，各國對蘇聯所提議的「鄂霍次克海是封閉海」未予同意與支持，以及美蘇之間處於冷戰而使美國支持日本的主張等原因，終於造成蘇聯未在和約上簽字的事實。<sup>⑯</sup>「由於蘇聯並未在該條約上簽字，結果，蘇、日關係沒有正常化。」<sup>⑰</sup>

一九五五年九月，赫魯雪夫(N. S. Khrushchëv)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後，即積極展開「和平共存」的外交，提供了蘇、日復交談判的基礎。雙方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月、八月舉行過三次談判。在討論「領土問題」時，蘇聯曾有意考慮將齒舞羣島與色丹島歸還給日本，日本最初也準備接受這種安排，所以外相重光葵曾告知蘇聯，表示他個人願意接受蘇聯的建議。可是日本國內一些學者提出各種依據，以支持政府對於擇捉與國後兩島歸還的要求。當時日本的「領土問題」，並不只是北方四島而已，連南方的琉球羣島也正被美國佔領著。當一九五六年，蘇、日雙方為復交進行談判領土問題時，美國因恐日、蘇會因此接近，破壞了冷戰形勢，所以美國的杜勒斯國務卿向日本提出警告：如果日本把整個千島羣島出售給蘇聯，美國將考慮併吞琉球羣島。日本受到國內的壓力與美國的警告，立即改變立場，提出「四島全部歸還」的要求。同年十月，蘇聯為極力不讓日本藉美國之助來破壞(和平條約)談判，乃同意不用締結和平條約而使關係正常化。這種行動促使東京決定派遣鳩山一郎首相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十九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加寧(N. A. Bulganin)與鳩山首相簽署了聯合宣言，並停止了戰爭狀態，恢復了外交與領事關係。並且要繼續談判和平條約。<sup>⑱</sup>根據聯合宣言中的第九條，蘇聯同意在締結和平條約後，將齒舞羣島及色丹島歸還給日本。<sup>⑲</sup>在一九五七年時，赫魯雪夫也說過，如果和平條約簽訂了，會將齒舞羣島和色丹島立即交給日本。<sup>⑳</sup>儘管赫氏提議以歸還此二島作為雙方簽訂和平條約與各種經濟合作的交換條件，但未受到日本的

註⑮ 政治作戰學校外文系譯，蘇聯外交政策，臺北：政治作戰學校，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頁二四九。

註⑯ 施哲雄著，「日蘇千島羣島之爭」，東亞季刊，第十一卷第三期，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頁四六～四七。

註⑰ 同註⑭。

註⑱ 同註⑮，頁二五〇～二五一。

註⑲ 同註⑱，我們的北方領土，頁四九～五一。

註⑳ 同註⑱，頁一一。

重視與回應。<sup>②</sup>

自從日本在一九六〇年元月與美國簽訂了「安保條約」之後，蘇聯的態度轉趨強硬。蘇聯政府在當年四月廿二日的一份備忘錄上強調，「領土問題已經解決了，並且記錄在國際協定裏」。<sup>②</sup>外長葛羅米柯也曾堅決地表示，「如果不從日本領土上撤出全部外國軍隊，即使締結了和平條約，也不能答應移交齒舞、色丹二島」。<sup>③</sup>從此以後，蘇聯對於日本「北方領土問題」的存在或解決，歸還或不還，都與撤出駐日美軍和簽訂和平條約兩大理由相關連。

## 蘇、日兩國對「北方領土問題」的交涉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曾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旬訪蘇，當時，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 E. Brezhnev）也承認，「北方四島」屬於日、蘇間尚未解決的諸問題之一。此後，蘇聯再矢口否認日、蘇之間有什麼沒解決的「領土問題」，而且還真的把此四島給要塞化了，從而使得「北方領土問題」更加複雜。日本對此四島的關切，曾派二位外相宮澤喜一及園田直，到北方領土進行視察；以及數次利用兩國外長間定期會談與和平條約交涉時表明立場。

一九八一年，日本國會通過，定每年的二月七日為「北方領土日」；一方面鞏固政府在「北方領土回歸運動」中的領導角色，另一方面也顯示日本人民為收復領土而奮鬥的決心。同年九月，日本政府除了任命堀新助為「北海道大使」外，首相鈴木善幸也打破以往只派外相視察北方領土的慣例，親自去作了一番視察。

在參加一九八五年三月蘇共中央總書記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的葬禮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會晤戈巴契夫，並表示希望雙方有較好的關係。可是由於日本對「北方四島」的堅持，以及「外國勢力」存在於日本，使蘇聯難以做到更進一步地改善關係。翌年元月，謝瓦納澤外長首度訪日，日本在興奮之餘，想藉蘇聯對日本之經濟與科技的需求，促使蘇聯歸還北方四島。然而，謝氏此行，並未在「領土問題」上作出實質讓步。

一九八八年四月，繼伊東正義、櫻內義雄、安倍晉太郎之後，外相宇野宗佑在視察北方領土之後表示，日、蘇兩國之間

註<sup>②</sup> Robert A. Scalapino, "Soviet Influence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he Coming Decade: Part I", *Adelphi Paper*, 217,

Spring 1987, p. 39.

註<sup>③</sup> 同註<sup>②</sup>。

註<sup>④</sup> 同註<sup>②</sup>。

有必要擴大對話。六月下旬，日、蘇雙方在莫斯科進行第八屆副外長級會談，蘇聯首次提出「通過劃分變更國界線」之方案，但爲日方所拒絕。七月下旬，中曾根再次訪蘇，與戈氏會談。戈氏曾說要歸還日本北方四島中的齒舞、色丹二島，但要求必須將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日本，亦即廢除「日美安保條約」。同時日、蘇在東京共同舉辦的一次討論會上，戈氏的智囊之一，普瑞馬可夫 (Ye. Primakov) 提出了由日蘇兩國「共同統治 (佔有、管理)」北方四島之想法，並以「特別國家承認方式」來謀求解決此新構想之建議。<sup>②</sup> 九月廿六日，戈氏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 (Krasnoyarsk Krai) 所提出的「七點亞太和平計畫」中有關蘇、日兩國關係的部份，多少給了日本一些暗示：克服停滯及走向正常發展的管道。<sup>③</sup> 十月初，一些日本駐蘇記者，在蘇聯海參崴主辦的「亞太地區：對話、和平、合作」討論會期間曾訪問了羅高壽，但羅氏的回答則是：不論學者怎麼說，並不意謂著蘇聯政府的原則有所變化，過去沒變，現在也沒變。<sup>④</sup> 十二月十八日，謝瓦納澤二度訪日，日本朝野，莫不期待著雙方外長的會談能在「北土問題」上有所突破。最後，除了雙方同意成立一個副外長級常設機構，專司談判締結和平條約事宜之交涉外，日本的期待仍停滯在「要解決」、「繼續談」的局面。不過，在雙方發表的「聯合公報」上，謝氏曾暗示性的承認了領土爭議的存在。<sup>⑤</sup>

在今年二月「北方領土日」九週年大會上，日本防衛廳長官田澤吉郎強調：「日本政府將來仍會採取同一政策」，即在確定蘇聯願意歸還北方四島之後，便可簽署和平條約。在二月下旬，前往日本參加天皇葬禮的蘇聯代表魯基揚諾夫 (A. E. Luk'yanov)，曾拜會了日本首相、外相、自民黨幹事長、參院議長等人。魯氏對竹下登表示，「領土問題」不宜優先考慮；接著又對宇野宗佑表示，雙方關係應從廣泛立場來考慮。三月十九日舉行第九屆副外長級會談，蘇日經濟協定因日方對解決「領土問題」的堅持而未達成。然而，雙方同意在宇野外相於四月底訪蘇時再舉行「領土問題」的會談。<sup>⑥</sup> 事實上，自戈巴契夫上任以來，儘管蘇聯對「北方領土問題」之基本立場未變，交談談判也未讓步，但在態度上已有鬆動。

## 蘇聯的「憂患意識」與作法

註② 大公報 (香港)，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八日，頁三。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九月十八日，頁一—三。

註④ 文匯報 (上海)，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頁二。

註⑤ Donald S. Zagoria, "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 A New Beginning?", *Foreign Affairs*, Vol. 67, No. 3, 1988/89, p. 126.

註⑥ 莫斯科電臺「華語廣播」，一九八九年四月廿八日。

蘇聯動輒表示「北方領土問題」已經解決或不存在，除引用歷史的根據、國際法的論點之外，主要仍是基於心理因素、安全觀點與戰略需要所產生的「憂患意識」。只要這種意識存在，「領土問題」的解決便難現曙光。蘇聯的「憂患意識」大抵可分為八點：

一、由於俄、日兩國自一八五六年起，因爭奪庫頁島而發生糾紛以後的一世紀裏，日本在幾次對蘇的武力壓境或衝突中皆獲勝，因此，蘇聯對於日人的恐懼、積怨和懷疑甚深。

二、蘇聯認為，造成日人對蘇聯政府存有敵意有四項因素：甲、日本政府不斷對其人民散佈反共思想；乙、日人堅信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刻，破壞中立，參與對日宣戰，而導致北方領土被佔領，及六十萬日人被送入蘇聯勞動營；丙、因美、蘇冷戰之影響所引起的敵對；丁、日人確認蘇聯企圖在日本引發政治動盪及革命運動。<sup>②</sup>

三、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與美國之關係，在政治、軍事、經濟、科技諸方面均密不可分，而日本在美、蘇的冷戰對峙中總是與美國同聲同行，使蘇聯疑慮難消。

四、「北方四島」的軍事價值，一向受到蘇聯領袖重視。例如，蘇聯前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An. E. Mikoyan）在一九六四年五月時曾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表示，擇捉島與國後島雖然面積不大，但却是蘇聯海軍從勘察加半島出口的重要通道，蘇聯不能沒有它們。當年七月，赫魯雪夫亦對日本社會黨代表團表示，擇捉島與國後島的重要價值在於軍事，而非經濟。九月時，赫氏再次對來訪的日本國會代表團表示，齒舞羣島與色丹島具有軍事戰略的價值，對於蘇聯的安全非常重要。<sup>③</sup>

五、自從「日美安保條約」簽訂以後，美國已將第七艦隊的基地擺在日本。一九八一年時，雷根政府曾提出新的海軍戰略，要求美國海軍在戰時要積極主動打擊蘇聯濱海地區的要害目標，為此，也將該艦隊的部署重點從印度洋轉移到北太平洋與日本海方面。<sup>④</sup>至於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一九八三年時不但肯定鈴木前首相所提出的「保衛一千海里航道」，並且更提出「研究東南與西南兩條航道，和戰時封鎖日本周圍的宗谷、津輕及對馬三海峽。」<sup>⑤</sup>一九八四年底，日、美雙方簽署了「聯合作戰計畫」方案，根據此方案的規定，一旦日本有事，雙方軍隊除了聯合作戰之外，美國還必須派遣增援部隊，以抵抗

註② Gilbert Rozman, "Japan's Soviet-Watchers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Gorbachev Era: The Search for a Worldview for The Japanese Superpow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 No. 4, 1988, pp. 412-428.

註③ 同註②。

註④ 同註②，國際時事百科，頁三三三。

註⑤ 同註②，國際時事百科，頁三三四。

外來勢力對日本的進攻。<sup>⑤</sup>一九八五年九月，日本政府通過了「中期防衛力量五年建設計畫」。計畫的重點是放在加強日本北海道的地面部隊，及提高美、日協同封鎖三海峽的軍事能力上。<sup>⑥</sup>同時，又依據美、日兩國共同訂定的「全國戰爭狀態下的任務分擔方案」，在在均以對蘇聯軍艦出入之水道進行掃佈雷、反潛戰及取得制空權為主，一旦發生衝突，勢必會直接威脅蘇聯。所以正如一位美國的高級國防官員所形容的，「北方四島」是「鄂霍次克海的門牙」，蘇聯若將門牙奉還日本，門戶必然洞開。<sup>⑦</sup>

六、日本於一九八七年七月下旬，與美國簽署了「戰略防衛倡議」(SDI)的正式協定，加入了美國的「星戰」計畫，日本除了一方面提供美方部份的先進產品零件，以及提升自己高科技的更先進技術之外，另一方面也承擔了美國全球戰略與軍事攻防系統的部份任務。<sup>⑧</sup>

七、蘇聯無法確定，在歸還北方四島後，美、日兩國是否會在此四島上及其周圍部署軍事設施與兵力，或更進一步要求蘇聯歸還其他北方島嶼。

八、蘇聯不希望因為與日本解決「領土問題」後，引起國際上的連鎖反應。例如，蘇聯前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 N. Kocvbin)曾在一九六九年告訴日本前外相愛知揆一，最好勿再提及「領土問題」，因為任何國家如果要重新改變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畫定的國界，將可能引起其他國界的更動。<sup>⑨</sup>

針對以上所述之「憂患意識」的存在，蘇聯已經、並且還將採取若干措施，以確保自己的安全與和平：

一、蘇聯不否認日、蘇兩國間之「歷史情結」的存在，但戈巴契夫却一再強調雙方關係之正常化。蘇聯業已表示，「大國可以隨心所欲地擺佈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或者至少是即將過去了。從現實主義觀點出發，蘇聯不希望自己是美國與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主要威脅。目前，應該爭取實現國際關係的非意識形態化與人道主義化。<sup>⑩</sup>因此，蘇聯先從「經濟特區」之共同開發，文化之交流，撤軍與裁減核武之溝通與遵守，政治對話之進行等著手，極力降低或消除雙方間的緊張關係與建立彼此互信的措施。

註⑤ 同註⑧，國際時事百科，頁三一九。

註⑥ 同註②。

註⑦ 聯合報，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廿二日，頁六。

註⑧ V. Bunin, "Japan and SDI" *Far Eastern Affairs*, No. 2, 1988, pp. 85-95.

註⑨ 同註②。

註⑩ 米、謝、戈爾巴喬夫著，改革與新思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一九八—一九九。

二、由於日本的經濟與工業已與自由世界總體經濟結爲一體，且其資金與技術更是蘇聯之需要引進者，所以蘇聯會做某種折衷性之考慮。儘管蘇聯也曾考慮和日本以外之亞洲國家建立「經貿外交」的吸收資金與技術，但日本勢必仍是「優先選擇」之國家。<sup>99</sup>

三、不論蘇聯是否喜歡日本，以目前國內外形勢來看，均需與日本交往。除了「在健全而實際的基礎上繼續需要極深的合作」外，蘇聯在防禦性的戰略上仍是不會改鬆的。

四、蘇聯對於日本的「再軍事化」及加入美國的「星戰」計畫協定並未忽視，對於日本國防軍費的提高與自衛隊的潛在威脅也深表「關切」。爲確保其太平洋艦隊自由航行之安全，蘇聯在其濱海地區及「北方四島」部署了足夠的反擊武力。

五、蘇聯深知日、美關係之密切，但對日本，仍努力於「經濟關係」之加強以帶動「政治關係」之改善；在日、美摩擦事件上極力支持日本；運用日本國內政治之發展施加影響及針對日本與情謀求打開對蘇關係之迫切心情創造條件，並表示戈巴契夫已在選擇時機訪問日本。

六、儘管蘇、日兩國關係在「北方領土問題」的解決上存有困難，但蘇聯爲避免雙方關係走向回頭路，而採取「務實」的作法，可能在適當的時機在一定的限度內作出某種審慎的嘗試或讓步。一般認爲最徹底的解決方案是，雙方在簽訂北方四島非軍事化協定之後，先由兩國共同管理四島一段時間，或立即將四島一併交還日本。雖然此方案之可行性甚低，但有部份蘇聯問題專家，如畢亞勒(Seweryn Bialer)等相信，爲了爭取日本的貸款與投資，蘇聯願忍痛割捨。<sup>100</sup>不論是「共管」，或「非軍事化」，或分期歸還四島，或是其他，皆能夠消除雙方的疑慮與敵意，與產生多方面的效果。一旦有所成就，蘇、日關係可能在短期內突破僵局而趨向正常化，甚至會加速邁進。就整體亞洲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形勢而言，將使得蘇聯在太平洋區擁有更寬廣的活動空間與影響力。

## 結 論

蘇、日之間在現階段的「北方領土問題」上仍各有其考慮，也各有其難題，但雙方均不願意讓這個障礙成爲改善關係的死結，彼此也都期望早日簽訂和平條約。儘管美國的介入，使問題增添了複雜性，然而，蘇、日兩國已致力於改善，希望獲

註<sup>99</sup> 聯合報，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八日，頁一〇。

註<sup>100</sup> Nayan Chanda, "The Stumbling Block,"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43, No. 13, March 30, 1989, pp. 33-34.

得進展。就近來的國際形勢觀之：僵化的意識形態絕對會扼阻誠意、合作與進步，而解除意識形態的束縛，則可使國際環境中顯出活潑與樂觀的氣氛。目前，蘇聯國內已就過去造成停滯之原因，如政策、制度、法規、運作成效等一再地提出檢討，期盼從歷史中學得經驗與教訓，以便到了廿一世紀時不會再被指稱為一個軍事超強、經濟侏儒而又受教條束縛的怪物。過去錯誤的領導與方針，造成了現今的窘困，如果今天改革的步伐仍是進一步退二步的話，那麼到公元二千年以後，工業先進國家是否仍願對蘇聯提供貸款與技術？或者是否能耐心等待蘇聯再重新全面改革一次？

蘇聯一再地宣稱自己是個亞太國家，但是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朋友有多少？又有多少國家是對蘇聯深信不疑的？至於那些與蘇聯同盟的國家又有那一個不正是面臨危機而要求政經改革的？根據西方學者所謂的「雁行理論」，認為日本在亞洲經濟發展上一直是居帶頭的角色，這種形勢的存在與影響，身為亞太國家一員的蘇聯，當會更加重視日本的經濟能力。如果在今後，仍以「軍國主義復甦」來指控日本，未免是反映出對日本之未來感到恐懼；如果還堅持以外國軍隊撤出日本或先訂定和平條約來換取「北方四島的歸還」，也未免顯得「新思維」的過度理想化；又如果只打出一張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與蘇聯遠東地區的牌，便想吸引日本商人會帶去技術與資金，更未免是低估了日本人的民族性與辨識力。綜上所述，蘇聯勢必在歸還日本「北方領土問題」的態度、主張與作為上展示出誠懇、積極而有建設性的表現，方不失為贏得日本與其他亞太國家尊重、信任與支持的最佳策略。

\*

\*

\*